

畫夢的米羅



黛西札記
李夢

第一次見到西班牙藝術家米羅 (Joan Miro, 一八九三至一九八三) 作品真跡，是大學二年級時參加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暑期夏令營。在美國西岸生活的一個多月裏，去到不少博物館參觀。這位著名抽象藝術家的畫作，特別是畫中繽紛的色彩和瑰奇的想像，尤其讓那時的我印象深刻。

米羅並非一開始便找到了自己的創作風格。他十多歲起學習繪畫，起初在西班牙本地藝術學院就讀，後來像那個年代很多文藝青年一樣，去到「藝術之都」巴黎探索。在巴黎的那些日子，米羅接觸到野獸派和立體主義的畫家及其作品，並受其啟發，一改傳統的寫實主義風格，轉入超現實主義世界中深耕。直到一九二〇年代，即代表作《丑角的狂歡》面世後，米羅才找到了屬於且只屬於自己的藝術語言。如今，他的九十多件藝術作品正在香港藝術館「米羅的詩想日常」展覽中展出。

一九二四年，法國作家兼詩人布勒東 (André Breton) 發表《超現實主義宣言》，聲稱在現實之外，還有一個更為真實的、無意識或潛意識的世界。他引用精神分析學者佛洛伊德的「自由聯想」方法，讓意識脫離理性的操控，試圖抵達隨心所欲的、真正的自由。這無疑引起了米羅的好奇。他漸漸走離寫實、具象的繪畫風格，將想像的、夢境中的元素糅入作品中：三角形、方形、線條和箭頭等圖案，經由扭曲、折轉與變形，開始頻繁出現在這位西班牙畫家的作品中。盡隨己心的筆觸、信馬由韁的想像，讓米羅的畫布上塗滿奇異和浪漫。我們或許不知道畫中意象的出處，但很難不被畫中情景觸動而生出歡愉之感。在超現實主義藝術家群像中，有人 (例如達利) 的作品每每聳人聽聞，有人 (如伊夫唐吉) 的作品怪奇兼晦澀，而米羅的畫布，從來天真純粹，充滿希望。

米羅的一生與故鄉、與土地相連。早年在加泰羅尼亞鄉間生活，自然山水和田園風光對他日後畫作的取材及用色，產生深遠綿延的影響。二戰爆發後，他為避難而隱居鄉間，其創作母題由日常生活開始轉向音樂，轉向宇宙和星空。在世事動盪晦暗的年代，米羅其人其作，將人們的目光從當下引至高處和遠方，試圖以超越塵俗之外的、更廣袤且更具普適性的語言，詮釋藝術家本人對於美善與愛的認知。米羅的畫，從來無意講什麼宏大深奧的道理，儘管抽象卻從來不會讓觀者產生望而生畏的距離感。它們總是親切的、熱烈且活潑的，像半空的雲或拂面的風一樣，恬靜卻篤定地存在着，給人溫暖與慰藉。



▲「米羅的詩想日常」展覽現場。 香港藝術館供圖

偏愛三月



人生在線
姚文冬

每個人都有自己偏愛的月份吧，我偏愛三月。

冀東小城，三月既是冬天，也是春天。月初的河流，冰與水對峙，上旬或中旬，必有一場例行的飛雪，臨近月底，便已是枯草染綠，鵝黃繪柳。真是一個驚艷的月份，宛若雌雄同體。如此鮮明的季節交替，冬去得決絕，春來得利索，那種可預知的「苦盡甘來」、毋庸置疑的必然前景，令人心安。

我偏愛三月，大概就因為它這個屬性——「一頭挑着冬天，一頭挑着春天」，後來視野開闊，發現這種認識並不嚴謹，這與我生活的地域有關。小城之外，三月其實是另外的模樣——那年剛用微信，看到濟南的朋友晒照片，是三月初吧，大明湖的柳絲已經綴滿綠芽；還有一年三月底，覺得春色正好，便去遼寧葫蘆島旅遊，不料想，出了山海關，滿目皆是冬天的蕭瑟，彷彿回到了一個月前的小城。

看來，那令人心安、予人希望的三月，只屬於我的小城。卻想不到，這竟也不是亙古不變。是從哪年起，小城的三月，開始不守規矩了？譬如今年，還不到二月底，南湖的玉蘭已經含苞待放了，原本應是枯硬的柳絲，也被水泡過似的溫潤柔順了，綴滿了臃腫的芽苞，蓄勢待發。而那場多年來準時簽到的雪，又一次爽約了。

為此，翻看往年的微信相冊，發現前年三月，曾接待過一位外地朋友，自拍之後，還配了一張剛從小區樓下拍的照片，雪堆般的一樹櫻花。我將兩張圖排列，輔以文字——「兩人對酌山花開。」當時覺得挺自然的，這次一看那日期，吃了一驚，竟是在三月中旬？三月中旬，櫻花就開了？記得從前，它多是開在四月初，排在杏花之後。

再往前翻幾年，也是三月，我去揚州遊玩，看到我發的照片，朋友羨慕地說，瘦西湖的柳樹都綠了？咱們這昨天剛下過一場雪啊。或許，南方人對柳樹的顏色並不在意，而北方人卻十分敏感，綠樹綠了，絕對是季節裏的一件大事。這才過了幾年，小城的人再不羨慕揚州了。當年去揚州的日期，北方已經在積極醞釀桃紅柳綠了，遲也遲不了幾天。

不知不覺中，小城的三月在漸漸失去個性。春天提前而至，對經歷漫長嚴寒的北方，或許是值得歡欣的事，於我而言，卻別有一番滋味，這絕非簡單的氣候變化帶來的表象波動，而是失去對一個季節的準確把握產生的心理衝擊。如果小城三月有一半不再屬於冬天，被同化難道不是一種失去？這一年切香腸般前移的春天，竟讓我感覺有點不懷好意，就好比好事來得太容易了，反而心生不安。

《流行原音》為「香港流行文化節2023」掀前奏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將於四月七日及八日 (星期五及六) 在伊利沙伯體育館表演場舉辦《流行原音》音樂會，為首屆「香港流行文化節」的前奏節目之一。著名音樂人嚴勵行將率領一眾新生代歌手，以嶄新的編曲和演繹方式重塑本地粵語流行金曲，為經典樂曲注入新元素。

音樂會的選曲跨越本地粵語流行曲的黃金時代，包括八十年代膾炙人口的經典歌曲和電視劇主題曲，藉此向多位殿堂級音樂人 (包括已故歌手張國榮、梅艷芳和作曲家顧嘉輝) 致敬。

歌手們亦會獻唱九十至千禧年代香港樂壇天王天后、實力派歌手和本地知名流行樂隊的著名作品，最後以近年熱門的流



▲《流行原音》音樂會將於四月七日及八日舉辦。

行曲作壓軸演出，讓觀眾重溫香港流行音樂的發展和特色。

嚴勵行乃是次音樂會的監製和音樂總監，參與演出的本地歌手及樂隊包括吳業

坤、林欣彤、譚嘉儀、谷詠嫻、Zpecial、鍾柔美、詹天文、冼靖峰、何晉樂和林智樂。電台主持李志剛則為音樂會司儀。

政府新聞處

皆為戲言



英倫漫話
江恆

英格蘭足球名宿連尼加 (Gary Lineker) 近日遇到了麻煩，他因批評英國政府的難民政策，遭到英國廣播公司 (BBC) 暫停他主持的節目，進而引發眾多主持人以罷錄聲援，這場風波折射的問題卻遠不止這麼簡單。

連尼加作為活躍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球星，在英國體育界擁有相當的號召力，他退役後主持BBC王牌足球節目《今日賽事》長達二十年，積累了不俗的人氣。早前他在個人社交平台，炮轟英國政府計劃出禁難民入境政策，指當局對他們限期遣返的做法殘忍，與上世紀三十年代納粹德國相似。他的言論激怒BBC，隨即被暫停主持人的職務，外界對此強烈反彈，一批BBC主持人聯合罷錄節目，英格蘭足球協會甚至發表聲明抵制BBC，他們的訴求只有一個——維護連尼加的「言論自由」。

無獨有偶，不久前BBC剛停播了知名的系列生態紀錄片《荒島》其中一集，擔心破壞自然的主題可能會遭到保守黨政客和右翼媒體的強烈反對。這部由英國著名生物和自然歷史學家大衛·艾登堡爵士解說的影片，主要介紹不列顛群島的自然美景，並獲得世界自然基金會及皇家鳥類保護協會部分注資拍攝，但當中也涉及英國大自然遭人為破壞，並提到重新野化、恢復自然地貌等概念，而這些內容很容易被理解成針對當局。輿論對BBC同樣提出批評，指其將民粹主義和政治把戲置於保護大自然之上，違背了公共廣播的責任。

表面上看，這是兩起孤立的事件，但因BBC都以採用「公正性原則」為行動藉口，也引發外界長久以來對其新聞職業操守的質疑。有評論認為，至少在連尼加一事上，BBC沒有做到它宣稱的「不偏不倚」，例如就在去年底，作為英國版《飛黃騰達》主持人的企業家依格也在推特上發帖，公開支持保守黨的政策，卻沒有因此被停職，用英國網民話說，這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，背後有着明顯的政治目的。

回顧歷史，BBC作為沒有廣告、不接受商業利益的公共媒體，向來號稱沒有政治立場並以服務大眾為宗旨，但它實際上從沒有真正保持過中立，在英國各大政黨

間經常左搖右擺，政治上十分投機。比如，針對保守黨，有時它會從吸引眼球角度放大反對聲音，以至於前首相戴卓爾夫人的丈夫曾怒斥其是「英國渾蛋公司」 (British Bastard Corporation)。而對於工黨，它又時常迎合噪音最大的右翼保守勢力，在報道上刻意加以扭曲，像著名左派科爾賓擔任工黨黨魁期間，BBC有關他的很多報道都被證明是斷章取義甚至故意抹黑。根據卡迪夫大學的研究報告，與另外兩家英國公共媒體ITV和Channel 4相比，BBC採納的消息來源明顯更偏頗。

去年BBC成立一百周年時，有關這家「百年老店」的誠信問題曾引起激辯，學界引用大量事實證明其在很多報道上有失公允，當中不乏那些見不得人的「黑歷史」。比如，轟動一時的違反編輯原則的造假事件。二〇一五年，BBC被爆在紀錄片《人類星球》中多處造假，包括：用半馴化的狼代替野狼拍攝，並且很多鏡頭都是刻意擺拍；印尼雨林中樹屋原住民科羅威人片段不真實，他們實際居住的地方遠沒有影片中那麼高；拉瑪萊拉鯨魚獵人用傳統的方式捕鯨，一叉子下去沒有命中，但解說詞卻說「他命中了」，等等。多年後迫於輿論的壓力，BBC親口承認紀錄片中存在上述諸多不實之處。

另一個不難洗刷的污點，便是以欺詐手段採訪已故戴安娜王妃醜聞。一九九五年，BBC記者巴希爾在《廣角鏡》節目中

以編造謊言、偽造文件等方式，騙取了戴安娜的信任，從她口中套出那句著名的「這段婚姻裏有三個人，所以有些擁擠」，戴安娜甚至講出自己有外遇的隱私。二〇二一年，英國最高法院法官戴森動議發布獨立調查報告，證實該節目的製作流程、採訪手法等全部違規，而BBC參與了掩蓋。

BBC最受詬病的還是國際新聞報道，從敘利亞「化武襲擊」問題上自導自演，到中國採訪中出現「陰間濾鏡」的手法，無處不流露意識形態色彩。有學者指，BBC這個負責「對外傳播英國價值觀」的機構，有着強烈的政治傾向性，如果英國對某個國家或地區持有敵意，對它們的虛假報道就會「比例高得驚人」。反之則採用截然不同的話語體系。

有趣的是，去年九月，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駕崩後，BBC發布了一段四分鐘的短片，聲稱紀念女王與非洲國家的長期關係，卻遭到數十萬網民留言質疑其要把「殖民主義洗白」，那所謂的「長期關係」，不過是非洲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種族隔離、奴役和殺戮。

BBC前總裁馬克·湯普森在《皆為戲言》一書中談到，如今在英國，人們對媒體的信任度很低，有段話聽起來更像是自白。他說，「媒體宣稱自己不帶任何偏見，但實際上有很多小心思，它們指責政治人物說一套做一套，但賊喊捉賊的恰恰是它們自己。」



▲李斯特城的皇權球場附近，有一條以英格蘭足球名宿連尼加 (Gary Lineker) 命名的路。

春色幾分閒



HK人與事
石若軒

微雨俱止後，最早淋到春光的好像總是宜蘭的三星鄉，夕暮環抱裏的蔥田，綠浪接天。也許因着刻在古早記憶裏的東北味舊情結，這裏成為了三年前媽媽遊台的第一站。日前她來港看望讀書的我，是相似的時節，正值花期的宮粉羊蹄甲和在台食過的三星蔥、毛茛仔等像是今敏鏡頭裏的絢爛蒙太奇在我的記憶裏跳接游移。接下來的時間裏，母女二人與這不真實的春光彼此傾慕，自宋皇臺過，繞路去天星碼頭看熙攘的人群。期待海棠的旖旎，靜候杏花滿頭的清逸。

記得媽媽抽屜裏有一本泛黃土舊的《傳奇》，我印象頗深。扉頁上是她模仿張愛玲字體寫的讀書筆記，她說張迷們都是嗜愛鋼

筆的，用硬朗的筆尖寫出拙稚的字跡，酷似高高瘦瘦的張愛玲用清脆冷冽的口腔，躲在浮雲裏俯看滾滾紅塵，執著與素紙互相勾連的時候依舊還是悲憫的，她到底是純粹潔淨的人。

因為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出版的舊書，封面的摺痕實在多，凸起的白色摺痕不由聯想到鄭川端末日時的嶙峋「蜘蛛畫像」，封面又多了些詭魅色調的舊痕，但比起《傳奇》的眾多版本的設計我依舊還是最鍾愛它的。只因封面上化身觀察者的作者環視四周的獨一份警覺，面對剪不斷的怨懣，觀察者就是比參與者多了幾許淡然。她隸屬於「大觀園」中卻又游離於人群之外，她有一雙幽邃的雙眼將筆尖流過的愛恨春秋統統收藏，往往釀酒的人最是清醒，看戲的人獨善其身。

媽媽的試筆明媚而燦麗，字裏行間透出的胭脂味濃烈到西湖水都化不開，她的故事構想總是像簾幕深處的禪房裏飄出的燒腩子

味道，危險又神秘。我出生數年後，她的小天地漸漸被遺棄在雜貨屋裏，只留下竹質書架上也揮發沉甸甸的霉味，想必是留有青春氣息的花箋在彌留之際的纏綿，即將成為荒蕪書香的不毛之地。

受到她的些許影響，我也開始過臨摹遊戲，但常被作文老師談起學張愛玲只有三分像，倒是和鴛鴦蝴蝶派的李涵秋可以隔着稿紙交換心事，我訕笑不想作罷。那時候我就是這樣執拗，偏偏喜歡灼灼的金粉，熱衷在銀浦的塵垢裏撿上一枚蛻蝶，哪怕只是浮於紙面的紛繁。

春分前後的香港，有暖風在西時偷偷扣窗了。我站在佛光街三分之二的地方，寫有九龍塘路牌的右側，望着群山進入夕陽，小心翼翼地手握春意的呼吸。驚覺原來安閑似夢的韶光是這樣少，奢侈到連同靜候巴士的時候都像在電影中偷來的一幀。

吳卿即是故鄉，願閒春隨人意。